

短宣手記 (#5)

荷蘭短宣後的回程

林俊

#1 - 客旅之累

結束在荷蘭為期半年的短宣，我執拾行李回香港，卻萬沒想到那麼難！

難在什麼？當然是別離的愁，為什麼有愁？事因多月以來，在荷蘭短宣的所見所聞，叫人難忘！

我是客旅，也是個六十三歲的大叔了。可能是這個心態，所以不想虛渡光陰，想把握時機，做最該做的。

如此心境，卻又無可奈何必須執拾行李。其實我去了那麼多次短宣，執拾行李按理本應是慣性行動，事在必行，然後道別。

但這回執拾行李極具挑戰性，因為航空公司托運行李，總重量六十公斤限制，這是我從未預期的難事。原來連執拾行李和頻頻搬家，也是宣教體驗的一部分。頭腦的理解是一回事，但感受、情緒，卻是另一回事！

負面情緒，使人做起事來提不起勁，很多思潮令人感受「死線」的壓力(要上機了)，強迫自己執拾「細軟」和「大硬」。很感謝神，為我預備數位同情我的弟兄姊妹，和我同趕死線。甚至陪伴趕到機場閘口，總算完成「死線工程」。

他們不單和我同執、同搬、同洗、同行。還願意保存我的剩餘物資，並為我分發給相關人仕。我也再次遇上一班和我同生共死(死線)的手足。有些是年屆七十，卻又搬、又運、又載。有些又提供地方，給我儲存東西。我很感動有這些「義氣手足」。

我也不能不感激在心靈上，給我支持的「喜樂小組」，他們是誰？

事緣在疫情期間，我按執事們提議，每晚舉行網上聚會，及訓練課程，他們就是這期間，孕育出來的一小撮人。

我們每周三次聚集在一起。小組由大到小，都給我喜樂，他們當中包括嬰孩、少年人、加上數位做媽媽的。此外，又有平日很少或不穩定地出席主日崇拜的中年弟兄。大家決志一起過團契生活，互相勸勉、彼此幫助，在靈性及日常生活中互相交流中，學習代禱和扶持，我在其中也享受到小組的溫暖。這次的離愁別緒，幸有這小組的支援，加上許多弟兄姊妹問候和祝福，又有內容十分溫馨和豐富的歡送會，我才能像輕舟靜越萬重山般渡過離愁苦海。

上述這些美善的教會生活，已深深地銘印在我心中，他們是和我一同踏上「客旅的宣教」之路。宣教之疲累，在於宣教人決意走典型的客旅人生。我今天短宣一年，就是這樣牙牙學語地，開始踏上了「客旅人生宣教路」了。



各位，我已經在下午四時平安抵港，但是在機場折騰近五個小時，仍然在機場排隊，估計到酒店隔離一天，知道檢測報告後始能回家。

剛才過關時，海關人員「欣賞」我行李內所有東西，每件都要拿來看看或研究，行李也檢查近一小時，又問許多去荷蘭宣教的許多問題！現在終於可以排隊去酒店，等明天的檢驗報告，才能返家隔離十四天。

#2 - 過關

我從不為返香港過海關憂慮過，但今次由荷蘭回港，由黃昏開始，經過五小時的折騰，要做肺炎檢測。到出禁區前的海關，已是近凌晨了，沒有東西進肚子，也累得快熬不過去，但是期待快點到酒店洗個熱水澡，趕快歇息，因為在機上幾乎沒有睡過。以往通過這裡，無論帶多少東西，我都未被查過。怎料就在這時候被海關人員，攔截檢查。

我大小行李及袋子共七件，每件都檢出來細意研究是什麼？又不斷提問：「這個是什麼」？因為他們看不懂荷蘭文。為何帶這個？去荷蘭幹嘛？為何去一年....？我心裡不禁提問：「你們手上的手套是新的嗎？你摸透我每件東西衣物，我全部都要洗過」！檢查後放回去也很差勁，這樣擾攘了差不多一個小時。離開時十分氣憤和不安，暗忖為什麼要這樣檢查我？我是否已被列入黑名單中？香港怎能會變成這樣？主給我提醒：或是真的這樣又何妨？難道不能為主受點委屈嗎？主啊，是的！我不必為此失去平安呀！



宣教士常要經過不同國家的海關，心情也許會忐忑，也有常被要求要賄賂，否則受到留難。如何學習漠視這些「難關」的困擾，我仍要多多學習。

人生有無數的難關，許多都是無端端遇上的。世界正歷經風雲變幻，我們預備好嗎？

一首蘇軾的詩《定風波》，我很喜歡。

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

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

一蓑煙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，

山頭斜照卻相迎。
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

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

預備好了，就不需要介意是風雨或晴。好一句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，難關就是像雨打在身上一樣看為閒事。相信許多宣教士已有這種能耐，我這個老「初哥」還是要謙卑學習了。由住宿隔離一夜的酒店回家，隔離的途徑仍未完結。迎來的是烏雲密佈，山雨欲來，乘著的汽車內，有不懼疫菌的姊妹和師母載送回家，有靚湯及溫情，應該滿心感恩吧！願主憐憫我的軟弱！



S3 - 隔離

經過十四天家居隔離後，我可以出外活動了，可以著實地感受到今時的我城——香港，也感覺到我真的離開了遠隔重洋的歐洲了。返港首主日雖在隔離中作網上講道，兩周八個聚會或會議，這星期也開始了網上教學，但到這個主日，始可以出外在一教會作直播講道。很期待那「著了陸/回了家」的事奉感覺。

回到原點，感到歸家的親切舒服，始泛起曾是客居鄉異的回憶。但畢竟作客一年，回憶中難免感到落寞和不捨。我切身處地想到眾多宣教士，人在海外不是要面對與家鄉隔別、家

族隔離？及至回家後，便又與工場及戰友的隔離？有些宣教士，更要與在「宣教士子女學校」就讀的子女隔離！

所以，宣教士總是經歷多方面的隔離，感受離愁別情的困擾？

隔離能導致孤獨的寂寞，會產生無限的牽掛！尤其是某方出現危機，焦慮就更難免。宣教士的感情壓力，可以是十分大的。若不是上主呼召人離開本地父家，誰肯遠走他鄉？誰願意接受隔離之痛？在家真的是千日好。

返回香港，再次投入這個叫我很易產生使命感的地方，因為每事都叫人魂牽夢縈，為著本已遏止，卻因行政決策，引發第三波疫情，導致感染而斷送生命，達百人之數！還有數不清的間接受害者，市民感到遺憾和悲憤。全城強忍大半年，全天候戴口罩生活之苦，或忍受各種隔離措施，嚴格的清潔程序，滿以為可以遏止疫情如澳門台灣等地，結果前功盡棄，又要重來。

學生學業、工人工作、教會生活等受到嚴重影響。弟兄姊妹面對社會的各種現象，充滿悲情和沮喪，有些準備移民，有些則堅持撐下去，各自盤算。但是，最緊急的莫過於那些直接或間接，因疫症而喪命，及痛失親友的生離死別的悲痛。他們在今年的中秋節，可快樂度節嗎？作為土生土長的牧者，為我城悲痛欲絕！情何以堪？



宣教心促使人學習設身處地關懷社會，能夠達到這樣，須具謙卑及開放的學習態度。否則輕易產生誤解，導致誤判，流於論斷。且很易不知不覺地，表現出輕薄蔑視的態度。因此，我必須成熟地看透生命的複雜性，更應認清神旨意的超越性，才能配合神的宣教計劃。否則，我便輕易地墮入與神隔離的境況了。求主憐憫！

